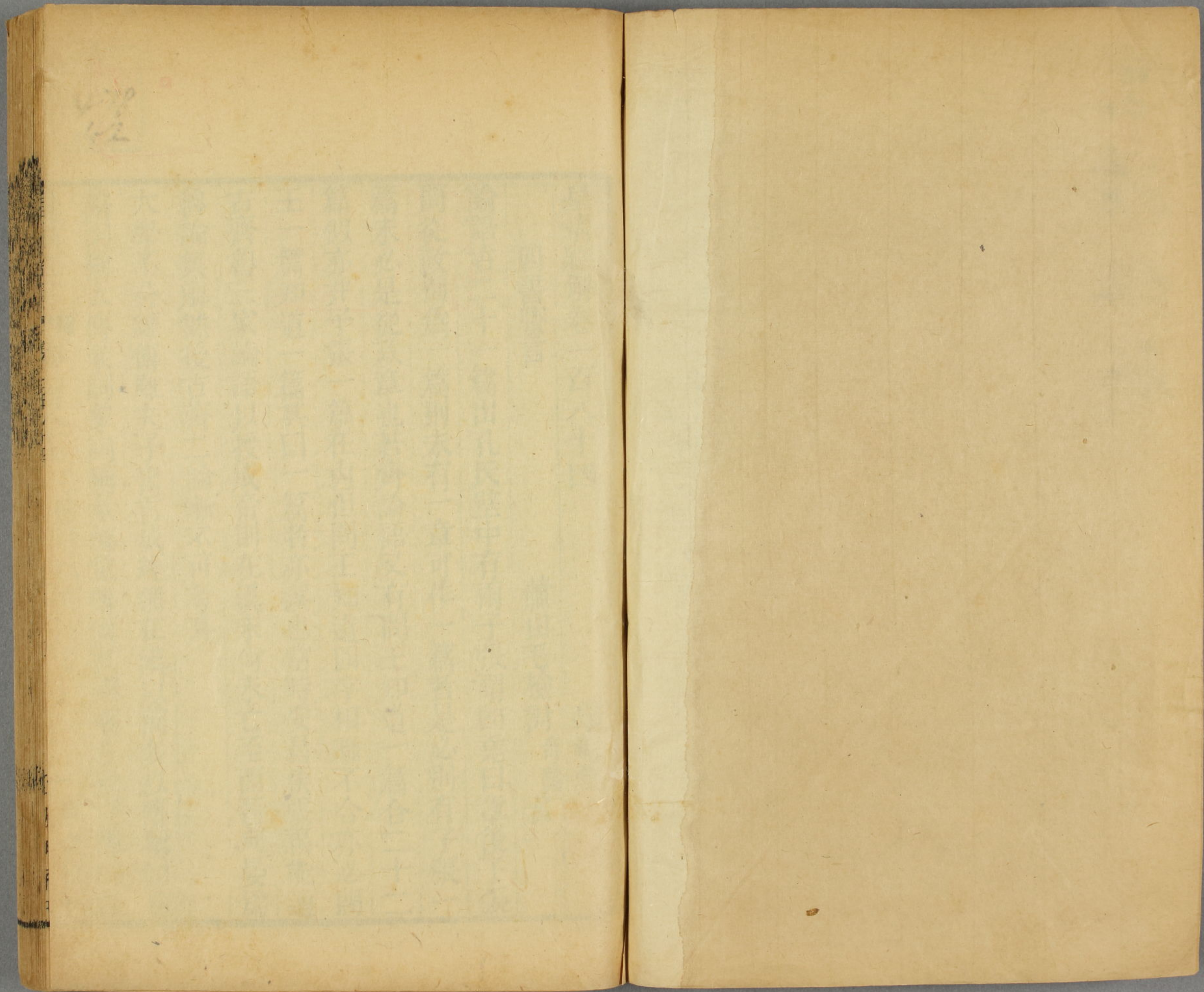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12  
12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四

學海堂

四書賸言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謂卽堯曰章後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則未有一章可作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若齊論語又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合亦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曰一篇者亦誤也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漢末尙未亡至西晉何晏爲魯論集解然後古齊二論漸不可考耳

大學不分經傳雖夫子出言成經然在漢以前多以傳稱如易繫詞稱大傳彖詞象詞稱彖傳象傳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四

毛檢討四書賸言

一

庚申補刊

仁  
478  
42

學海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論語稱傳卽孝經已稱經而成帝賜翟方進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亦稱爲傳可見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世早已單行若隋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講義一卷猶後此者也

論語子謂仲弓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爲喻按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上翟聖賢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

名犁字子牛以耕卽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耕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王此言似亦真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治城客論無錫陳公懋云論語斯知仁矣仁字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皆是以字音致誤卽周易繫詞何以守位曰仁晁以道僞古本作人字亦此類

班昭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本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于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論本然亦未可考

家語于論語其未得之也愚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于愛



日篇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與家語同

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坊記引子云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多好字嘗在史館益都相公竊言入直時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引坊記正之眾不語獨

今上云不然史記弟子傳與後漢東平王論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悉敵未嘗不對也羣臣皆伏地咋舌不能起

註疏引孔安國註亦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論語人不知而不愠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

中事夫子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

見點門弟子言如

此見公西

後人言如此

見孟子

故首章卽以此發明之

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詞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無以應按公羊傳子沈子曰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若國語吳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雄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雄未嘗師范蠡而亦加子字古人偶稱謂原無定解大學學之大者小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而賈誼新書引客經云小學踈小節業小道大學踈大節業大道總是一義客經卽儀禮古以客字代儀字所謂客禮客臺禮者此必儀禮逸文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四

七檢討四書勝言

三



漢志所載八歲入小學乃天子世子之禮其學在師氏虎門之左而尚書大傳亦謂十三入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在年幼時不便入天子世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于家塾直至十五方令人師氏所掌虎門小學則是虎門小學乃天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之所學且天子與公卿以下其年齒各有大小不等不必盡孩幼也故唐高祖武德九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專屬皇族及公卿大夫之子而士庶不與則猶近古意但周制小學專習寫字所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而白虎通諸書多云入小學而學書計則兼書數耳然則小學本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而所學又止書數

漢律厯志云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算卽計也然則所云書計者卽是書數以寫字計數俱小學中事也或謂許叔重說文序有云尉律不課小學不修似小學兼習律令則不然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其時入小學者止二人故兼舉言之律厯與律令兩律不同若律令豈小學事乎

南史陸澄傳澄嘗與王儉書云世有孝經題爲鄭立註案立不註孝經且是書爲小學之瑣不宜列在帝典儉答云孝經雖非鄭註僕以爲此書明百行之首不與蒼頡凡將之流同日語也蒼頡古造字者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亦字學

杜鄴傳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並著于世然尤長



小學謂字學也顏之推家訓云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俱指寫字言

中庸素隱行怪漢藝文志作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作吾不爲之矣好學近乎知漢書作好問近乎知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解作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故有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者按梁徐勉上表晉刑律志尙書陳寵上疏及漢陳忠傳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則禮儀或是禮經之誤不然禮儀威儀有何分別而兩儀字連出之乎

中庸蒲盧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蜺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蜺蛉爲已子祝之而化詩曰蜺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

政舉之証謂百姓易化也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着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解

范滂對王甫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此易不善字爲惡字且註云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喻

先仲氏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

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



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况擬必以倫母不安室與父不愛子何足比擬且詩有劬勞勞苦諸字則尤非汎指大凡經傳勞字俱作困劇解如孟子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論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皆是困劇其子故內則則直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勞而不怨之解分明可驗若不安室不安則有之矣勞則未也孟子或問乎曾西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長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滿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尙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孟子今茲未能趙註今年未能茲字卽年字閻潛丘云杜元凱左傳註以茲作歲解古詩爲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來茲來歲也卽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明以今茲爲今歲可驗

孟子五等之爵以天子當一等則與尙書列爵惟五之文不合豈有天子自列爵而列己位在內之理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子男分二等而天子不列數內其于諸侯之六等亦去君一位而列五等雖王制後起然較孟子之



文稍爲近理不然班祿之制孟子以天子之地方千里與公侯伯子男明分四等而尙書分土惟三止列三等則正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分土之三何曾有天子在其中乎則班爵不猶是乎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今旣云班祿則祿出于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觀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于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是田耳

論語則以學文姚立方云此文是字字並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可疑處輒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謂不以字義傷句義此其故以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只教以六書使習字也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註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之衆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若漢書有所放效禮記有放而文此是昉字與放不同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四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五

學海堂

四書臚言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爲陵烏及蠅蠚之衣註

孟子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皆不如此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



句首漢儒句讀與後不同多此類

孟子百里奚事趙岐註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展屨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今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

孟子放飯流歠出自曲禮然曲禮放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與人共飯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黏着手則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于筐無筐棄餘于會會者盥盞

也其言鑿鑿如此則似未可爲異解者

閻潛丘嘗言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火者堯時官

名卽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亦卽此官

趙註火官名

大學若有一个臣尙書作一介臣介个通字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行李註个一本作介可驗蓋个與箇同荀子負矢五十箇國語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姚立方云壹專壹也見說文言專是

皆以修身爲本

鄭註亦然

此如孟子志壹則動氣穀梁傳葵丘之會

壹明天子之禁皆註作專壹可驗其或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豝者通字耳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殪字尙書康誥曰殪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裔也若戎殷則與秦誓稱戎商正同

中庸衣錦尚絅此逸詩也但絅自通襲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絅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日惡文之著者斷章耳詩雖非一其義自通若曰此是汎指不必卽臨嫁時服則何故衣錦何故衣錦而又加禪衣此非他衣可妄認矣若庾信烏石蘭氏墓志銘云邢姨襲服則直用碩人詩句與此不同

論語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贊見薄物其見于經傳甚夥如檀弓束修之問穀梁傳束修之內後漢第五倫傳束修之饋則皆

汎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云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爲當也此猶是偶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修一毫不受則直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博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筐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則分束帛與修爲二然亦是教學贄物近儒以漢後史書多有束修字作約束束修飭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元和詔均束修安貧三國魏桓範薦管寧束修其躬類遂謂束修不是物歷引諸束修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星不必是龍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強同之謬矣試誦本文有行字



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

孟子鬱陶思君爾趙岐註引檀弓人喜斯陶以陶作喜解此與象喜亦喜正合然未得其義及觀爾雅云鬱陶喜也而郭璞註此則直引孟子鬱陶思君爲証始知喜是正義合鬱陶二字作解不止陶字也唯張揖廣雅曰喜也憂也則又兼憂喜二意爲言故後有喜極未伸之解大抵喜愛不能舒結而爲思故楚詞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連思君爲詞而謝靈運詩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則直以悅豫鬱陶並出所謂見則喜不見則鬱也此闇潛上爲子言者

孟子不日成之按本詩鄭箋謂不日不與設期日而成之此與

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云不日不課程以時日正同其二云成之者非謂已成謂由是以至于成如國語其日不廢時務俟田時之隙而于以成之是也夫惟不限時日故可戒勿亟惟未成故趨事如子來此在孟子前春秋時有明註者

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肩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



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語未嘗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文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公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公孫丁也初尹公佗曾學射于庾公差差學射于公孫丁是時差欲射丁而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之禮乎乃射兩輶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以其師之師也乃獨還而射丁丁授公轡而射佗反中佗臂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

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論語子桑伯子王肅謂不見經傳惟鄭註以秦有公孫枝字子桑爲據則伯子一人子桑又一人矣若包咸舊註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容或有之第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大簡矣恐仲弓所引又未必卽較等及此輩耳  
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卽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



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為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釋乃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為宗國以周公為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為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于魯見史記為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見左傳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為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為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見郊特牲云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為大宗故又獨稱

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即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

孟子滕文公為世子滕定公薨舊註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值似後世避諱改考為定改元為文者若萬章篇于衛孝公公養之仕句則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于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諡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



往來宋孫奭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註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為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邠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

孟子則變置社稷孫氏疏謂變者變其主也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有七年之旱遂以棄易柱此謂之變置謂變其主而置之非毀壇壝也第顓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為據者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五終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臆言

嘉應邱 獅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二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六

學海堂

四書臆言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論語君子務本六經本字原是明白且有顯然務本二字自爲註脚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註爲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有心也末雖煩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班昭女誡七章有云禮八歲始教之書謂小學也此引周官文



柳子厚詩小學新翻墨沼波小學是字學

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此最異事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鄉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註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註故不識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臣大夫卽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

卽孔悝家臣也新

登于公

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在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云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初卽位卽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慝慝有詞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孟子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與論語同惟檀弓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尙書六傳作君薨與王世子聽于冢宰此必古制遺文有各見者

論語以君薨答高宗事此隨舉相應以天子諸侯本通禮也崩卽是薨非妄語也孟子稱舜卒鳴條文王卒畢郢而尙書且稱舜陟方乃死何也且爾雅崩薨無祿卒殂落殂死也郭註曰古者死亡尊卑同稱也豈非崩薨本相通與曰禮有周制有商制

夏制惟唐虞制未定故尊卑同稱郭璞所云古者正指唐虞以前言也若商周一有定制則必如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鑿不可易此如朕我也古君臣皆稱朕孟子象亦稱朕離騷屈原亦稱朕至秦制定之爲天子之稱則不得朕矣故定制之後天子諸侯反有時降稱如周本紀王皆稱崩而獨厲王曰死于僉春秋書天子崩公薨極嚴而于列國諸侯則又稱卒此如二世皇帝亦曰奈何不告我不止虞舜野死文王卒畢郢可藉口也

春秋平王崩公羊傳引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而

范甯卽引其文註穀梁

宋公和卒傳

明曰周之制也則真周制矣

三家者以雍徹雍是武王祭文王之詩故中有旣右烈考亦右



文母句若魯之歌雍則以魯是宗國當祀文王爲大宗所自出  
因立文王一廟名出王廟其祭文王時亦從而歌雍固也乃季  
氏是宗卿亦當祀桓公爲大宗所自出亦立桓公一廟名出公  
廟遂于祭桓公時亦歌此詩蓋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  
有不同也至雍詩小序則又誤註曰禘太祖之詩夫禘太祖則  
當頌太祖以下先公功德而祇稱文考文母於義不合考其誤  
則正以魯之歌雍爲祭大宗所自出而不曉宗法疑凡追所出  
必是不王不禘之祭遂以大禘當之是但知追所自出之斷是  
禘而不知所出之又不同也考喪服小記大傳原有三所自出  
一大禘一大宗一庶子王明列三等而從來註禮者皆不能曉  
且卽此雍詩而序之者以自出之誤而升後王之詩於先公僭

之者又以自出之誤而降先王之詩於後之羣公

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此卽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  
爲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  
稷旣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爲宗必有  
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  
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  
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  
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  
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爲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旣  
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  
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



方明者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一木主也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稱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而言也

夫子爲衛君不知如何爲法據公羊傳衛輒之立受命靈公古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之拒贖遵王父命也可爲也據左傳則衛靈齊景魯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贖以伐衛喪則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蒯贖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况晉爲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此又可爲也據此二義而夫子在衛原有似乎爲衛君者然但爲其拒晉不爲其拒父也何以見其爲拒晉觀夫子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贖于戚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晉伐衛而齊衛拒之並不及衛君此爲其拒晉也何以知不爲拒父夷齊兄弟尙求仁而謂父可與抗乎此不爲拒父也然則爲公輒者可以知所自處矣若公羊之說則輒并不受祖命靈命子郕未嘗命公輒夫子爲衛君全不在此

禹之聲章遠宗曰孟子文多微詞于此則微詞中又斬斬截截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六十六 毛檢討四書賸言  
急挂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闢禹  
之追蠡不關考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  
及塗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  
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者追蠡也追蠡爲考擊所致得毋門  
軌之齧是馬力與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  
意隱隱可驗也

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解况詰問之意  
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此是何意及觀趙岐註謂兩馬  
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國馬行關公馬稱賦爲証然國馬公  
馬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  
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

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畜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  
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  
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出史記列傳然隋秘書監王劭謂人是  
衍字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七篇名軻子思弟子則似親受業子  
思者卽趙岐註亦然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考  
春秋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矣  
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  
乃三遷志及孟子所載則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  
時已相去五十年之遠焉能受業乎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  
然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思年六十二者或



是八十二之誤亦未可知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游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又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卽位之年距魯繆卽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卽梁惠卒年距魯繆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左傳趙叟註尊老之稱曲禮六十曰老

陳自曾佑曰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分割一書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

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與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並同

地理志  
縣有吳嶽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六終

嘉應生員邱紳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六

毛檢討四書賸言

七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七

學海堂

四書贅言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樊遲請學稼朱鹿田曰莫是如后稷教民稼穡思以稼穡治民  
否及觀包咸舊註則直曰遲將用稼以教民則世亦原有見及  
者遲以爲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  
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並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  
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尙書無逸篇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  
之依又祖甲逃民間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暨小  
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  
不善然而身已爲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  
之益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卽教字爲教而



學故敎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註圃卽載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蓏亦治民之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卽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卽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覺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

不違與幾諫章又敬不違同卽順也中庸順乎親孟子不順乎

親皆此義蓋以禮事親卽是順親

子使漆雕開仕此實使仕也其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最著者則原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于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要經從政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孔註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定五年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君主卽是畔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因註曰執桓子而召孔子原可通也



子華使齊按邢氏正義謂子華仕魯爲魯使而適于齊則正夫子之可冠時與原思爲宰同一時事故記者合兩事而並記之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一秉有五簋簋音逾卽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之者舊註包咸以十六斗爲庾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

司馬牛問仁章爲之難言之得無訛本言爲仁極難無暇言說且此難字正與仁者先難可以爲仁矣可以爲難矣俱有關會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二句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

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漢包咸註直指爲賑窮救乏之事謂以行事言不以學問言如友朋急難鄉黨賑卹及居官行政應爲種種儘可商量子路使子羔宰費此在子路隨費後豈不當使但不告夫子便失審擇冉有給使家以粟旣請夫子且猶有多與之患此由求兩人明明見諸實事者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是極言夫子道大德盛難以形容纔欲摩擬彷彿卽足爲潔白之累此如濯之至者無可濡瀉暴之極者不容濡染蓋甚言有子之事之萬萬不可並非以此喻其道比其德也秋陽卽夏陽其氣皦白了無障翳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夫公所患者用不足也用出于賦而井田



之法有貢有助賦則通出乎貢助之間蓋貢卽是稅助卽是藉故周制徹法但通貢助大抵鄉遂用稅法都鄙用助法總是什一雖什一亦不等如載師稱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以什一爲斷自魯宣稅畝于什一外又稅其一則什二矣公所云二吾猶不足是也但其所稅畝祇是稅貢不是稅藉縣稍鄙都皆藉力而耕力無可稅是以稅雖有二而所增無幾若用出于賦賦有九等自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通爲財用所自出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匪頒燕好以及軍旅田役諸用在鄉遂都鄙俱有常賦而一經稅畝以後則國旣橫征野多逸歛問輸縣貢反有漸至匱乏者此公之所嘆不足也故有子之計謂莫若行徹以什一之名返其餘稅

而九賦所入自無憂闕失以情而言則君以足稅與民而民誰敢以不足之用反與君者以法而言則喪荒有式君方合諸賦以通賑卹何患年饑此所謂因時補救捐虛稅而收實賦者而惜公之不早悟也其後公卒以加賦重問夫子夫子不能挽而遂以加之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是也宣公初稅畝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是加賦其時齊吳交爭軍賦不足在徹法都鄙出車每一丘所賦祇出馬一疋牛三頭而今又二之再出馬一疋牛三頭此不特稅有二賦亦有二論語盡徹之言與春秋田賦之書兩相表裏善讀者思之

徹法在春秋三傳皆云什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原是助法後觀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



謂是徹法則尤爲可信以徹者通也孟子雖周亦助本是實証  
謂周都鄙是助法耳

鄉遂旣用貢則雖有公田而亦若無有故曰惟助有之今貢助  
並行則不止惟助而猶惓惓于此者以爲莫善于助也是周雖  
用徹亦卽助也三傳俱名徹爲藉者此也

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雖井而不公者以一井有九夫也  
詩曰南東其畝春秋曰盡東其畝則井井而亦廢之或南或東  
非一縱一衡此卽阡陌之製非井田也

古中庸無分章其見于疏義者則概以子曰爲限如子曰射有  
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子曰吾說夏禮則  
合王天下有三

論語子畏于匡考魯有匡邑但此時夫子去司寇出走至哀八  
年始反魯其非魯邑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宋無匡邑且  
未有一過宋而桓魋匡人遭兩難者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衛邑  
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  
不得暴衛邑

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  
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  
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  
缺虎與僕顏刻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  
夫子過匡適顏刻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

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  
入此卽圍師入城之事

論語子在陳在陳絕糧從我于陳蔡之間孟子子在陳君子之  
阨于陳蔡之間在舊註今註皆置不問惟在陳絕糧孔安國據  
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于是之陳而吳適伐  
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註者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  
且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衛十四年適陳是時並無吳師  
伐陳又且在陳絕糧與阨于陳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尚未適  
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  
陳楚子救陳之事見于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  
若在陳歸與之嘆亦一時事而史記誤分論語孟子爲二以定

公年在陳作孟子嘆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嘆時大抵夫子五  
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後歸魯歸與之嘆則在第三次適衛  
第二次適陳之際絕糧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  
際他無與也故嘗較夫子轍跡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卽適  
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  
雝由所謂于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衛第一次也及  
去衛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置夫  
子于屬車而夫子去衛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  
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者此適衛  
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  
所云子畏于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



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  
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于  
孔子子在陳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爲適衛  
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  
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間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  
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于陳  
蔡之間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  
次也嗣此復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爲衛  
君衛君待子吾自衛反魯孟子所謂于衛孝公公養之仕皆在  
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爲適衛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凡  
以經註經必藉實據此庶乎稍可據者然尙待善讀書者踵事

焉耳

一貫忠恕是堯舜禹湯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于此不明則並屬  
異學非孔子徒矣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  
者此卽一串之道也而已矣言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  
百王無異道夫子曾子與門人無異心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  
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卽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  
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已成  
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遠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  
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  
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  
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七終  
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卽博施濟眾亦以仁聖爲子貢強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強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聖賢無獨善其身之事博施備物與曲成各正在下學者均有之是明德新民成已成物內聖外王天道人道並無有二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七終

嘉應邱 神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八

學海堂

四書臚言補

蕭山毛檢討 奇齡 著

人不知而不愠舊解謂凡人不知學君子不怒集註不用其說不知此卽教也學未有不兼教者蓋學者敦也說命惟敦學半言敦居學之半也故學記記教學之法其最要者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正人不知而不愠之明註也所謂君子教人不苦以所難也蓋論語者教人之書也

若聖與仁予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



民成已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于聖已矣何二詣焉

博施濟眾子貢以爲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爲聖人之事亦謂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與深總一體者蓋春爲養之本故以聖當之夏爲養之末故反以仁當之六經解聖仁無兩義人之學聖仁教聖仁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如此而已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按五祀禮註引逸中雷禮文開首便云五祀皆祭于廟此一句是要註然而設主迎尸皆在廟而又各不同大抵祭尸設主在廟室尸西祭中雷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樞祭行在廟門外

之西祭尸祭中雷皆迎尸而祭于廟室之奧此常尊之奧以與設主之室尸室牖兩相近也若祭竈與門與行則皆迎尸而祭于廟門外西室之奧亦與設主之門東西門樞相近

禮器燔柴于奧奧字是爨字之誤燔柴爨室似乎祭在竈所矣不知正在廟門外之東所謂鼎鑊庖福爨室竈陞皆在門外者此祀廟之禮非祀竈禮也大抵祭祖廟時至尸食畢則間祭竈以報功故曰老婦之祭據此則祀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者亦以祀廟時設竈于此故卽以此設竈主古人制禮亦並非無義如此

若其有尸則曾子問原云旣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但不知誰爲之按淮南子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



黎卽祝融亦祀爲竈神此卽人帝人臣一如五方神之有炎帝祝融者若禮器老婦之祭則又以先炊之媪配之其祇扮一尸者統所尊也

至于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于轉柎朝儻一節據管子戒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人無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予幼讀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轉柎朝儻爲猶軸轉斛之誤亦亥豕之最可驗者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鄭康成謂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此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作巫醫也作立也尙書乃建立卜筮人是也蓋無恆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醫皆是士大夫試而爲之極其鄭重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恆之人易所不占與巫醫不治並同蓋或承之羞羞是惡義然在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觀繻衣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及此孔子自爲註脚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舊註之適也辟譬也猶喻也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有爲者辟若掘井之辟大抵心之好惡發



之于身其與好爲類者則有親愛畏敬哀矜六情與惡爲類者則有賤惡傲惰四情皆身所自施而於是推之于家陸子靜所云以比量爲取譬者一家之中誰當愛敬自二親漸殺或過或不及絜量比度然且有倫常之變親愛不終者至于賤惡傲惰則宜用與否隨施隨譬故好不劇好惡不劇惡惟能譬者始知之天下有幾諺言可驗也此大學正解確不可易蓋明德自誠正後其由家而國而天下皆從誠意章好惡二字推之以至于新民之極故此于身家推暨處特領譬字而下章卽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喻亦譬也至平天下則直以絜矩好惡申明譬字此與中庸忠恕成已成物相爲表裏卽曾子一貫子貢終身行孟子強恕聖道聖學皆從此出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正義謂此勸人守道者其義極是但多道字尙書人之有爲有守只守字已足若守道則又犯善道道字非本義矣蓋篤信好學善道皆成此一守字篤信好學非信學也謂厚于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者非守其死也謂守而至于死也厚于誠信且好學問而于以勵其守雖至死不變而皆善于道則下文非乎故下文皆言有守而善道之事

不知而作包咸註謂春秋儒者好著篇籍以爲作者作文也然漢人多作是解觀漢書朱雲傳贊有云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直指作文矣

梅福傳贊爲仁由已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此組織論孟成文然亦以何遠之有爲反經行權與三國王禪語同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獲罪于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惟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眾神眾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墳墓不歸超若流光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往益都相公會以此爲問謂六律六呂是十二個管與樂無涉漢後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何云不能正五音當時惟徐仲山答五音是五層聲必藉十二層之管以寄之故虞書曰律和聲言以律合聲原未嘗言正聲也然則五聲何以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聲共九聲又有二變聲二變有

一變清聲共十二聲蓋五聲原有十二聲而後清濁高低轉環成調因造十二管以合之然且用一律而五聲俱合如黃鐘一管而可合宮可合商可合角徵羽合聲且不一將正何聲故曰正則未之聞也後兄子文輝又問及此不知此亦易明仲山偶未見及耳正者証也論語就有道而正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少儀能正于樂人不能正于樂人皆此義一入未可與言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亦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也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于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于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故孟子亦祇言人有四端猶有四體夫心尙不可譬之四體而以心之所本者而比之四體可乎



時日害喪註謂桀自比于日故民有是言然不知出何書惟尙書大傳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然世亦罕知者

子謂南容按容與南宮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誨髮此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事相合或是一人未可知也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卽敬叔此是妄註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註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竝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髮法若是敬叔則此姑

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况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況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己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于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麻智亦大矣所謂專爲智發如此註疏以故訓事與下文行所無事相反然亦未合

至于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者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



亦然諸然字相應蓋然雖訓是然亦如是之是半作助詞  
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增韻  
以順訓和悅卽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孝經以敬事長  
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論道幾見文王可論  
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  
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八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九

學海堂

四書賸言補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  
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卽誠意  
慎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學至此  
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  
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  
二字自爲訓詁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  
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  
知達天德益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眾人惑之惑知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九  
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亦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尙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

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卽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此三者是孝弟慈之教不是孝弟慈之人齊家治國各有一教但治國之教端不出齊家之中故孝弟慈者家教也而其所以教國者卽在于此則此三者字皆指教言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當之此自言達道不言人倫故夫子重言五者天下之達道與篇首喜怒哀樂天下之達道並同彼以性言道此以教言道其皆非人倫一也是以鄭康成註達道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而孔氏正義



亦云五者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此自以常字解庸字  
與前庸德庸言相照合觀其云所求未能卽此達道中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諸名以爲庸德卽達道故鄭孔註疏皆以常行開  
通爲言而並不及五倫五教一字此可驗矣  
契所教人倫在尙書舊傳極是明白然總見春秋文十八年莒  
弑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  
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  
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  
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  
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大夫並有賢名而史

克又熟于掌故並作此言卽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詞因之孔  
安國註虞書慎徽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  
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皐陶  
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孟子所言定有來  
厯必不杜撰然顯有前經自不宜以後來之說參互其內此亦  
前儒註經之一法也

蓋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  
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碣稱六順  
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  
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君臣父子貴賤親疎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此名曰得失所關者大也

默而識之卽強記之學學記所謂以記問爲學者特今之爲學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詆言者因之以沉潛記誌爲難得之事故曰何有

博學而無所成名與執御執射是一串事射御卽博學中兩件學也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則博學無方無方者無

類卽無所成名也然則博學故無名博學不執學故無一名若射御則早學之矣故夫子曰吾將執一學則就平時所學中求之其射御乎然兩不能執必當執一一又當擇其易者則御易于射執御已矣此自明白周禮以保氏幼學自造六藝講五御之法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古者爲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至七年論學九年通大學與內則十年入鄉學尙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以鄉人論秀初升鄉學者名爲選士俊士以司徒論秀升入國學者名爲造士造者成也謂學至是始有成也然而七年九年小成大成至大樂正再論而升諸司馬夫然後可以入仕然猶必辨



論官材任事較爵而然後授之以祿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始得授仕故曲禮四十強仕內則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若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此正司徒升俊之時謂天道三年一閏謂之小成因之大比諸地官之政而旁及升賢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然是升賢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尙未小成然則不易得如何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道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沮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

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與葢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同意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論語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爲政另一條件不必與兵食相關且亦不是民信於我信之者謂我有以信之也然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荒一凶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卽無有矣夫祇此凶荒正需兵食則既足不必使去也間嘗從此一問答而力求其義知去兵之說亦且從來無解者夫兵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卽兵也民不去卽



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收以作公家之用卽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輜仗輦輦諸役顧此卽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卽有烝徒增增列于車外而齊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吳且興甲士以爲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離故可去離故可却兵而留民曾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卽足兵一政其平時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眾寡可任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卽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間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卽天官官治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眾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荒政則急食遇軍政則急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



不興地守地職諸役而即使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補救  
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上旬治車輦牛馬凡  
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眾則析骸易  
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  
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  
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  
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誣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  
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土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  
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  
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  
不可也

若去食則并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  
征之而又去也特民無信不立是君不信民焉能立國死固所  
不計耳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凡十一之字原是一義包咸謂知能及治  
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知字屬官位解然以仁  
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蒞官則與曲禮蒞官  
行法相合至于動之稍礙矣惟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  
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則反  
以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  
是兩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守民  
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



裸將于京集註謂諸侯助祭于京師此在禮原有之考諸侯朝  
覲法唐虞四年一朝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然猶疏遠不  
易至有一不朝再不朝三不朝之文豈又有助祭一條在朝覲  
外者然且朝覲必輪年而祭則大饗大飴頻年有之又且卜祭  
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年同日而齊集于廟此必無之事  
故中庸宗廟序爵在祭統文王世子諸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  
言是以鄭註序爵曰爵者公卿大夫也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  
一至如武王初定天下則天下諸侯咸來助祭武成所云丁未  
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也或王者建都則亦一  
至如成王創建東都親幸新邑則六服羣至康誥所云侯甸男  
邦采衛和見士于周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  
格是也外此則惟新君卽位一助祭耳如舜卽政祭舜宗廟虞  
書所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承湯崩之後踰月  
卽位奠殯祭廟伊訓所云伊尹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也  
然則助祭來京惟新君卽位可以一行開國建都仍是變禮耳  
尙書數節實盡之矣

賈誼新書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 聖王之于禽獸  
也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  
莫不睨而掩鼻

玉藻君子遠庖厨

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也此在吳越以前西子  
之名



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先仲氏有云秦始郡縣後救全天下萬世多少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變此真讀書論世之言

太甲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坊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漢武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

女爲周南召南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或

爲雅或爲頌註爲說也同

周公使管叔監殷孟子但言使管叔耳蔡生詡萬請解監是何名三監是何數予仍以經考之周禮施典之官顯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以諸侯爲之參伍殷輔則以各國之大夫士爲之皆統制之官卽監官也史記作衛世家誤認監作輔有云武王恐武庚有賊心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傅相漢官置之諸侯王之國如所云膠東相長沙王傅者卽輔也未有二叔爲武庚輔者此正監殷本牧監之職而誤以殷輔當之之明証也蓋監是官名所以監視諸侯者然卽推諸侯爲之九州一千八百諸侯每州立方伯統領其事春秋傳謂之九伯王制除王畿謂之八伯尙書多方謂之胥伯然總謂之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



之國曰牧是也乃自牧而下又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多方謂之小大多正自牧而上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官春秋傳謂之分陝之伯曲禮謂之五官之長之伯總監官也管叔之監祇是連帥正長僅監殷墟諸國者其官在牧下而周禮建牧之後卽繼曰立其監一似立監之名專指連帥正長三等官者然且三監之稱雖以三等得名顧自昔有之王制記商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惟商制無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監方伯國而周制則特設二伯于王畿卽以連帥正長三等官襲三監之名不特其制在監殷前管叔與三叔俱不相干而且連帥正長合不下數十餘人所謂小大多正者而總名三監是初以二人爲三而繼卽以三等爲二多官稱二監一

官亦得稱三監每嘆讀書貴審核如此監字若不辨及便不知如此闕繫一似當時無此官者卽當時使監情事亦全然冒昧予乃因此更推之向疑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與誥文不合定爲梓材王啟監以上之文而脫簡于康誥者然啟監監字正全篇要領而世仍不解卽孔安國謂開置監官亦不能實指今始悟監者卽此天子二伯諸侯九伯與方伯下卒正連帥屬長而統言之蓋是時監官之不振久矣惟監官不振故周公大振二伯之監親爲東征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東其職也乃卽封康叔于衛使以司寇爲長伯稱爲孟侯尙書傳謂孟者諸侯之長以叔時爲方伯故云而衛風賦旄丘詩序謂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衛侯實長伯卽方連也而于是大闡監法曰啟



監曰自古王若茲監

晁錯如此讀蔡沈以茲句謬

曰已若茲監其諄諄監官

若此故公告多方猶曰奔走臣我監重方連也洛誥成王留周公猶曰監我士師工尊二伯也註經者曾註及一字與否予嘗恨三代事蹟至宋一變天下學者皆知有武王封康叔周公避東郊召公辭官周公留後諸事牢不可破若三叔監殷則尤百口不能爭者乃至周公使監周公命監兩大事爲東征封衛營洛遷殷所終始而漢唐至今從無一人問及者不可嘆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九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

學海堂

詩說

吳惠吉士

周惕著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小大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雅之名立而辨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鹿鳴同一求賢也大小何以分邪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維乎風之體者爲雅之



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于理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旣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救王訕左傳聽輿人之頌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師箴瞽賦矇誦諫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辭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旣歌之而復誦之與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與旣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于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豈卽頌之義也與

鄭氏頌譜頌訓爲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



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卽頌也

正變之說出于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幽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

見段氏程氏集說

章氏因之二

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已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周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三國風爲變鹿鳴以

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爲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與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于詩亡之數也卽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于詩亡之數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于株林澤陂則風亡于



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于無王風之亡亡于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爲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

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于物而後興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于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爲之興則幾于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

如簡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

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

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則又拘于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于其



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于比綠衣比詩也而兼于興頌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妣之事然一太妣也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爲王者太妣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爲王者太妣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于諸侯則周南宜後于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哀周之說以爲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于理未安然于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

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妣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弦歌周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與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與旣爲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辭有勸勉教戒諷諭之意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邪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妣無與邪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于文王太妣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



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婦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攷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與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邪爲文王

邪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幽七月八章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邪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邪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于天下乃并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邪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邪魯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于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簪



之于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類藁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眾說之紛紛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一

學海堂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葛覃之詩曰易澣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蟋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牴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一 惠吉士詩說

庚申補刊



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  
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箸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于未昏之前而略于既昏之後  
如此其疏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于何  
知之于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  
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  
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  
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謹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皆譏  
也齊僖于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之于子猶不可送焉會  
焉況女之來歸于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  
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

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  
云云蓋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懼者也公羊傳  
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  
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

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于趙  
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  
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則  
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爲桓公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讐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祭祀  
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華後于梅而詩以興男女之及時梅之華先于桃而詩以



興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  
桃後梅而華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蕢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  
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暨之則過時而美盡其育不繁矣  
易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于公也勞則于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  
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  
湯之造請諸公無閒寒暑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  
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壻親迎之  
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  
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辭之

昵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辭也又左傳有反  
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  
餼則納微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  
采蘩采蘋不及草蟲何與朱氏發其端而未有解請得而臆對  
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任君以造邦也采蘩言奉祭祀不  
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  
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也鄉射燕  
飲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  
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  
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閭況可歌之君臣賓



客之前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詩之不歌草蟲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召南有淫詩與曰不然序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攷也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凶荒則禮殺猶有物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禮雖殺須有物以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爲有禮而序何言惡無禮乎且吾未聞昏禮之用麕肉也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纁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

幣必有皮也故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昏禮摯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曰死麕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非禮而求昏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楸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楸之不成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邪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爲武王安城劉氏引樸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蓋昔人誤認二



南爲文王時詩故曲說美言先後承襲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爲思慕召伯則非作于召伯在外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邪周室旣微而王姬下嫁尙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于後者遠而被于人者深矣于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爲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固美諡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楸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繫二南之終一繫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檜滅于鄭何以不先于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瀾瀾衛亦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鄰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沫鄉卽酒誥所謂沫邦沫正  
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  
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尙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  
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  
三國都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  
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  
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于康誥辨  
之詳已

張氏曰邶鄘衛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  
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遠之別之可也遠之義則鑿矣  
燕生子則委巢爲戴鳩比也燕燕鳩知雨則逐婦爲弃婦詠也之

三鷺聞音則鳴和爲朋友言也伐鷺性善飛得風而逝譬賢者

之見幾決也晨離性專一擇木而巢教使臣之行止慎也四牡

鳩無戾天之翼言亂政之治難期也小隼無一定之棲言訛言

之息無時也汚

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然風  
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弃乖其和也朋友不能終  
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于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董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土宜  
何以相異如是按董有二種爾雅曰齧注謂董葵卽內則董苡  
枌榆之董曰芡注謂烏頭卽晉語驪姬寘鳩于酒寘董于肉之  
董荼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一陸草以薺茶茅秀陸草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一 惠吉士詩說 六庚申補刊



不可食風雅所謂葍茶明非烏頭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  
禮夏用葵冬用苴注葍類也爾雅茶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本  
草茶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于寒秋則  
知茶與葍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時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雅  
于葍茶俱言苦而本草獨言葍味甘邢昺爾雅疏則謂古人語  
倒葍之言苦猶甘草謂之大苦則葍之味甘可知葍茶同類不  
應葍甘而茶獨苦也竊嘗深求邶風詩人之意茶本不苦而謂  
之苦猶已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也昔人  
誤解邶風郭璞因邶風誤注爾雅幾疑雅詩所言乃是抵闕置  
辭亦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  
頭釋葍信如孔說將使鳩生于周亦不殺人者邪苦葍葍草爾  
雅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茶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蠨蛸在東陰方之氣交于陽爲女惑男而蠱朝濟于西陽方之  
氣交于陰爲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  
淫男女正也序曰止犇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  
侯之妻美韓侯則曰汾王之孫蹇父之子永嘉陳氏曰君子善  
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余謂詩人之意不止此蓋  
有重婚姻別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爲  
子娶于齊而自爲娶則婚姻亂矣聃叔娶于鄭晉獻娶于賈魯  
昭娶于吳則姓氏不辨矣惟爲明箸其所自來曰此某氏之男



某氏之女則顯然有卑不得配尊賤不得配貴同姓不得通婚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筆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竇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兒其亦詩人之意也夫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序亦謂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嬖妾非徒詠其美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所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禘焦喬謂高禘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尙禱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禘禮未必禁也旣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

如是而無子則嬖妾之寵固州吁之禍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王而言漈池北流也曰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蒹揭揭言葭蒹擢則鱸鮪依有罟無所施猶莊公嬖則賤妾張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兒葭蒹罟多兒孽孽不順兒施罟不安强大之魚不能制也蓋得詩人之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矣又娶于陳曰厲嬀戴嬀矣吾不知夷姜爲莊姜之娣邪抑更娶于齊者邪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爲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莘壽竊急子之旌以先亦見



殺今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衛莊之歿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尙在邢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卽位而烝夷姜必踰年而後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朔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于邪壽長于朔僅一二而能載其旌以越竟邪計急壽之死當在公子朔卽位之後不然急子之譖獨宣姜爲之而惠公不知也魯史記事或得于赴告或得于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衛親記事容有核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考也

次王于衛傷周也衛懿公滅于狄而廬漕周幽王滅于戎而東遷甚矣周之似衛也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焉重傷平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爲黍矣而不知實稷也憂思之淡黍稷不能辨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蓼蓼者爲莪矣而不知實蒿也哀痛之至我蒿有時眩也

平王東遷申侯遷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揚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也董卓之將築鄒陽也遷帝于長安曹操之將篡漢室也遷帝于許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知也與

周之東遷君臣銜膽棲冰之日也乃有執簣執翽以爲樂者何



皇清集卷之二十一  
哉呼曰君子箸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憂者憂必及之翟難所以復作也

葛蔓而善緣也

采

讒言之中人善類之獲免者寡矣荅甘而易

食也

采

讒言之饑人君子之不如者鮮矣故臭香亂蘭艾不能

保其馨焉喜怒哀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雷子嗟傳謂雷大夫氏按說文雷從𠂔戶開爲𠂔𠂔爲春門戶闔爲𠂔𠂔爲秋門則雷自從𠂔𠂔爲酉之省文董道據此謂雷不從𠂔漢人言𠂔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鐺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鐺或爲雷豈古文從省雷與鐺通用耶後世雷異又謂系出雷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于劉者豈又其別系耶

周故有劉氏而詩言雷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傳謂子嗟雷子字子國雷子父其言則近于鑿嗟者語助國者食邑讀雷仕于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與昴傳曰昴雷也陸氏音義昴一名劉蓋古也

昴爲雷故蕭尤等韻通用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于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詆其謬改爲淫奔之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三十年中公子五爭弑奪數見既立昭公又立厲公已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卽弑昭公而立子亶子亶殺于齊而子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弑之而納厲公易君篡國等于兒戲君臣之變未有甚于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



蔽其辜哉朱子欲絕鄭而實寬其大惡亦弗思矣

衛俗之淫也鄭聲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衛宣之惡亘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斥鄭詩其惡幾浮于衛固已輕重失倫矣至金華黃魯齋則又取衛黜鄭削去鄭詩十一首尤近于僭矣彼見雄雉引于論語淇澳引于大學而鄭獨不然是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敝笱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改桓爲莊誤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猶愈于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實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隱然桓公亦在從之之內矣且南山刺齊襄猗嗟刺魯莊而桓公反無一辭及焉豈理也哉

猗嗟之詠魯莊也先辨其長短次審其眉目終得其趨蹌步武彎弓執矢之狀非親見而環觀之不能詳悉如是是爲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于北杏冬又盟于柯十五年又會于鄆皆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莊公如齊惟此以意求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聚觀固其恆情而又親見文姜昔年淫亂疑其類于襄公于是注目諦觀知其非是而始恍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藉藉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於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貪伐檀碩鼠所



以作也國小民貧培克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繁育其子孫及成王  
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爲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  
昔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則晉之名晉  
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爲晉蓋史  
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宜其言云爾而後人至今仍之  
何也詩總聞曰子燮諡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  
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諡號爲晉美名也唐侯諡晉  
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王質說詩穿鑿類如此尤不  
足據也

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兵  
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鄰侮之矣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所以無廢事也弗洒弗埽則門內無讟省矣琴瑟洒食燕樂嘉  
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性嗇者愛及壺  
漿好儉者不事邊幅至于客坐生塵宮縣不設自謂減衣節口  
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攘卒爲他人地邪

揚之水序爲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  
人將畔而歸沃焉歐陽詩本義亦云揚之水其力弱以此昭公  
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于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  
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竊以爲不然其詩雖刺昭公實刺桓叔也  
桓叔之傾晉惟潘父樂賓之黨從之國人弗予也其謀已泄微



聞于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時深識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儆桓叔蓋亦無謂秦無人意也其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審也水之停蓄者能鑿物激揚之水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明言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皆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容止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爲喜樂于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免禍也然其情迫而其辭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殺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爲諱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曲沃竄晉晉人始終不予

及武公殺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人始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椒聊無衣悉是刺詩而序謂國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箋謂國人欲從桓叔歐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五衛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之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編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衛伯兮箋言宣公從王伐鄭于邶之北門則未有說然序于匏有苦葉曰刺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匏有苦葉以至新臺皆宣公時也伐鄭之役邶人或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鴟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攷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



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于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蓋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攷康公之卽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于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鄆父告于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公共公于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夏屋渠渠傳不詳注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逸齋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昔人尙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爲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邊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枌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于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卽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卽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意秦國僻遠曾僭用是禮以饗大夫與立飫之禮設



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非體解節折可共飲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于公此言食于家也東門之楊序謂昏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家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牁旣而肺肺終則至于枯落故曰後時也

衛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救而齊救之禮樂征伐不在天子故

衛風以木瓜終

木瓜卽接王黍離此世道升降之會

陳靈公之弑也中國不能討

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澤陂終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爲也春秋之能爲周召者其惟孔子乎

同我婦子勤稼穡也爰求柔桑修女紅也女心傷悲重昏姻也載纘武功教戰事也塞向墜戶居之安也采荼薪樗食之節也嗟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爲此春酒老有所養矣入執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塲納稼萬寶告成矣獻羔祭韭癘疾不降矣于是舉鄉飲而正齒位入學校而賓賢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九十一終

南海陳韶

嘉應張嘉洪舊校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九十一

惠吉士詩說

七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二

學海堂

詩說

吳惠吉士周惕著

比常棣于兄弟一本之榮無偏萎也興伐木于友朋眾力之聚無廢功也故安樂而弃兄弟是自蹙其本矣富貴而弃友朋是自翦其助矣

文王之于混夷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禦之又遣戍役以守衛之觀采薇出車杕杜三章經畫之次第防禦之精密尙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壞于穆王再壞于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畎夷于太原則朔方之險吾與彼共之而防禦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疎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挫其威于千畝則畎夷有不窺其隙而動其



心者乎幽王之禍吾固于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于敖前是也又

左傳晉師在敖郕之間郡縣志敖郕二山名通鑑地里通釋引

詩爲證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于郕之文周春秋亦言宣王會

諸侯田于圃杜伯從道左射王豈圃卽圃田郕卽敖郕之郕邪

鄭箋甫草卽圃田第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攷之詩辭與此

不類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生之類也襄公見彭生未嘗死

杜伯射王當亦未必死也且外傳第言射王不言王死豈周春

秋附會以言死與韋昭注郕郕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雅

者論定焉

鴻雁之子于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未子集傳

云流民自相謂也按周禮地官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用  
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廩人掌九穀  
以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旅師遣人皆士廩人有下大夫  
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卽詩所謂之子者  
也飭勞于野言之子拊循流民身親勞勩之事所以美之也若  
流民相謂豈特飭勞而已邪

維熊維羆兆幽王之禍維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爲祥哉  
豈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與此端一開無羊遂  
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藉藉相率而爲訛言矣  
周室之亡訛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訛言起于下矣具曰予聖訛  
言煽于上矣婦有長舌訛言及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眩是



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禍亂及必至之勢也齊之稷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炆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汚水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尙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乖刺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誠其將然之辭今曰國

既卒斬曰周宗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歷弧箕服之謠雖聞于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爲王都爲弑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弑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宣王尙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弑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卽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卽春秋



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誠正宐明言曰旣斬曰威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于平王爲讎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慮其直而羅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爲之解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辨之

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

孫莘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漢祿無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祿有之出于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祿古祿有差古祿無推日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交會之事不足信以此兩說牴牾又有從而爲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祿皆無推日蝕法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祿有三年之差後之算祿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卽觀下燿燿震電之句已知鄭說之誤豈



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詫爲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聲之句然歷攷春秋史漢記異未有書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爲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譙南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鄧山桑龍亢蘄鉅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郟欒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臯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注故周原邑是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于東都

則近于西周則遠皇父若爲幽王卿士何爲食采遠地其爲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寇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閒矣曰樊曰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向國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爲卿士又握兵枋曾與司徒豔妻之輩惑亂幽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尤驕恣不臣天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豔妻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憺莫懲所謂天變不足



畏也不卽我謀所謂人言不足卹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非命于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强劫諸臣之勢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乘亂東遷依人立國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尙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常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疏曰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國危主弱老將驕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謂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立以爲卿士史蘇亦謂衰妘與虢石父比而逐太子宜臼則幽王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

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詩而在幽宣之前邪曰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失其倫次者多矣鄭氏小雅譜固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箋亦云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篇安知不在移之之中邪

或曰節南山舊謂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屢矣五在雅二在風在風者召南齊風是也以南山爲終南則齊風亦言終南邪且秦風終南何有則終南自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言南山也又詩曰我徂東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爲何名也意詩言南山猶門言東門國言南國之類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爲終



南乎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盟詛興而政教號令始不行于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叔向附會之語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吾友敬矣讒言其興雨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小宛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所以示人處亂弭謗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也賈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言東表爲近日以極東爲大東正與魯頌之辭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矣譚在濟南平陵縣實是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毛說按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丹又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卽爲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傳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于舟人舟人見經傳



者惟此姑存以備參攷

熊羆是裘承上粲粲衣服似不必以裘爲求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託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后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箸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爲後宮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

大東所謂織女豈卽豔妻之類邪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注牽牛卽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爲將帥也不服箱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啓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入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爲邊兵爲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驪山之禍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爲帝居天文志曰斗爲人君號



令之主后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箕斗爲后與王也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蓋此詩與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言耳歐陽公謂維天有漢以下仰訴于天之辭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箋言眾官廢職庶幾得之惜未詳言也

杵三星在箕南棟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廚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字如此

爲賓爲客賓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賓外傳承

王命以爲過賓易利用賓于王賓之義也詩我客戾止左傳先代之後于周爲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義也祭祀之賓舉自宗人儀禮所謂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牋是也燕享之賓擇于大夫儀禮所謂命某爲賓是也入則降而揖出則奏陔而送賓禮訖然後與客宴儀禮所謂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也賓之與客禮固分言之先賓而後客詩與禮皆然蓋周之禮也尙書虞賓在位周禮入議之賓衍左傳外傳或言賓或言客蓋偏舉與對舉之異文也

畀我尸賓何謂尸賓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立尸而事之則意主于尸猶主于親也尸必筮于廟求神意之所屬也旣筮宿尸以筮辭詔承祖考之意以綏之也尸必以昭穆孫可爲



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也旣葬而虞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儀禮所謂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也其合祭則男女共一尸儀禮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爲歲事皇祖伯某爲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則尸一人也其一人何也別嫌也何嫌乎爾禮器周旅酬六尸尸有酬禮也男女相酬求之實則非稱之名則似也禮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夫婦且然何有于尸也然則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後虞則虞之祭爲男邪男尸爲女邪女尸何嫌乎二尸也有尸矣何爲乎復有賓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飲非主不行非賓不歡故祝以導尸侑以貳尸賓以酬尸而尸安也則賓爲尸立立賓爲尸立則賓尊矣故尸入宿賓宗人擯詔之主人拜之尊賓也尊尸也尊賓則疑厭尸之尊故賓從主人位于門外主人酌尸主婦洗爵獻尸已而後賓獻不敢以賓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賓爲尸立也

南東其畝南者從東者橫也兩從兩橫而井成一從一橫而畝分也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注于橫橫必通于從東西之畔卽洫南北之畔卽澮也鉤連曲折可以通車徒亦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法焉

朱子荅呂子約曰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所謂東西之阡



燕饗小節也而禮詳載之飲食細故也而詩屢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賢親親之意也鹿鳴燕羣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羣臣兄弟友朋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于是爲之賓主以盡其懽爲之揖讓百拜以習其禮爲之琴瑟鐘鼓以和其心爲之酒監酒史以防其失爲之司射誘射以分別其賢不肖蓋明示以歡欣交愉之情而隱折其驕悍不馴之氣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聖人治天下之微權也自宴享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賓之初筵作于是天子無嘉賓頍弁之詩作于是天子無兄弟瓠葉之詩作于是天子無友朋懷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誰謂飲食乃細故哉

司徒司空天子諸侯皆有之左氏傳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是也

又澤門之哲古本澤門作臯門則諸侯亦有臯門也

鳶能飛而上戾于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于淵水充其氣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國則文王所以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則帝嚳所以奠基者厚矣故傳于履帝武句釋爲姜嫄從高辛帝見于天將事齊敏言姜嫄之齊敏則帝嚳之敬德亦可知此詩人善于立言毛公之善于逆志也鄭氏則不然以爲祀郊禘之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已此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歎其母



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穢褻不經不必言卽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說之弊必至楊墨之無父無君祿山之先母後父而後已豈不悖于禮而背于教哉鄭氏之意不過藉是以文其感生帝說耳乃附會紛紛轉展加甚儕姜嫄于房后比上帝于丹朱侮聖褻天煽惑後世而感生帝之說至宋不改當時人臣無敢訟言其非是者亦可慨也夫

鄭元之說本于史遷遷亦附會漢高五帝之意特未有感生帝之說耳老泉帝嚳妃一論極正大子由親老泉子乃背父而從鄭張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袒康成邪說之惑人賢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亡墓者有所憑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者有所歸所謂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也然太王因避狄之眾公劉動安土之民勢有難易故事有先後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六月之言燕也曰飲御諸友魚鼈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瓞葉之酌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于風之采芣采蘋雅之行葦洞酌何其儉而易行與先王之意非不知備物之爲貴多品之爲誠而如是止者以爲後將不可繼也後不可繼天下必



有因此而廢禮者則何如儉而屢行之爲愈也先王于一歲中祀天二迎氣五祭地二宗廟四羣祀宴享無算其閒隆殺不同殺者大約如詩所謂故屢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後世宴享已廢獨有郊廟之禮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于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諂諛之階也爲猷不遠則細娛是玩矣細娛者禍亂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

抑之四章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豈衛在

河朔密邇北翟故舉以自儆與抑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窺伺關人之患與內修德則彘之亂不作外修武則戲之變不萌所謂遠猷辰告莫大于此而奈何聽之藐藐也

宣懲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眾故討玁狁則有六月之詩征荆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邪幽王狃于先世之威以爲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之好戰啟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荆也宣王封韓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陽欲以制荆蠻其詩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



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于荆韓滅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竹

書宣七年錫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按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荆蠻申呂又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于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于申豈卽外傳所謂敗于姜氏之戎邪第年歲不同千畝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關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卽此亦可見申國之強而宣王封之爲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是東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祫爲一祖宗並陳昭穆皆



列者王肅之說也以后稷配饗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說而非王說然細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饗宜占東向之尊稷退子孫之位將以稷爲穆邪爲昭邪抑虛昭之位而不居邪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饗則雖爲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說于是以序爲誤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邪按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祖文王則文王卽所謂其祖也曰禘饗卽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世系上溯帝饗始爲受

命發祥之祖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爲始祖故致詩禮互相謬刺若直以文王爲祖而配帝饗所自出之祖則詩辭禮文彼此發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其難處矣禘饗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雖旣禘何以不詠饗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戒時王則陳先世之功示艱難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則道子孫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揆之人情安有美其子孫而祖宗不欣說者乎是詩不及帝饗所以頌帝饗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爲武王誤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趙惠詩疑問又據三禮辨以祭法爲非是誤之誤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雖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爲助惟朱子集傳于我將維天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雖詩則仍如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南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雖祀帝嚳于宗廟宗廟之祭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嚳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義也通典注夫人之主處右賈頊祭儀亦云夫人版皆設于府君之右是也韓魏公祭圖以妣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誤字也

振振鷺鷥于飛隋書志謂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音之息飾

鼓以鷺存其風流蓋因漢鼓吹朱鷺曲而附會之也周禮一變而致羽物蓋樂音和則鷺之飛止適其常猶君意渥則臣之宴飲盡其歡也記曰鼓無當于五音五聲弗得弗和鼓音和則樂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

泮水采芹藻采芣陸佃謂芣取有味士之于學攬其芳臭則采芹之譬也學文則采藻之譬也知道之味嗜而學焉則采芣之譬也其言近穿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僎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菜退僎于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爲僎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禮之略也三者出水泥而不滓取潔已以進聽



先聖先師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采藻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壽母而先令妻周頌于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于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爲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辭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旣祀稷而禘則不祀嚳此又何

禮乎若魯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嚳如詩言云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魯禮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廟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通攷謂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至于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二終

南海陳韶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二

惠吉士詩說

七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三

學海堂

詩說附錄

吳惠吉士

周惕著

荅薛孝穆書

前致詩說三卷求正足下足下閱未三日已了大意損惠手書始有稱美繼有辨正蓋欲摘其瑕者必先指其瑜此足下委曲開誘之盛心也僕于足下之誨我敢自喜足下之規我敢自是哉然僕立說之旨惟是以經解經而反覆來書似與經有相戾者不敢舍我說而從足下也足下謂僕之可刪者蓋豔妻鳶魚二條其說無大關係從足下刪之可也謂僕之可商者其一則桃夭標梅二章此僕論詩之取興也桃之花後于梅宜與男女之後時梅之花先于桃宜與男女之及時而詩言反是故知不



取花而取實也詩之比興猶易之取象非如今人信口任臆漫取一物而謂之比興也且僕之言固有所本矣足下乃謂古人以二至之前後或純陽或純陰不宜于男女之會會則恐傷陰陽之和男女有不永年者不知足下據何經文也以僕所問九月至正二月月皆爲昏時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婦功成而嫁娶行焉冰泮農事起昏禮殺于此霜降者九月也冰泮者正二月也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九月至正二月皆爲古人昏時而足下謂冬至純陰不可會男女得無悖于禮乎不知足下所據何書而僕何未之前聞也足下又謂適有此花其色少好其葉美盛而且有實故詩人以爲言夫桃之始花未有葉與實也花實非一時事足下比而合之亦未之

致思矣其一則論生民之姜嫄此僕闢鄭說之妄也足下不然吾言猶爲有據不如前說之臆造矣然足下所言昔人已盡言之僕向時不置辨者以爲不足辨也今不得不爲足下辨矣足下謂姜嫄配合生子人道之常何以名之曰棄何以寘之隘巷平林寒水僕則謂姜嫄之棄后稷蓋以不圻不副之異非以感上帝之異也鄭莊寤生姜氏惡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弃之堤下若此類者亦將謂之有感而生邪而司徒之女何以亦名之曰弃邪子文之賢虎且乳之則烏之覆翼牛羊之腓字未足爲后稷怪也烏得以鄭氏妄誕穢褻之論誣上帝以及姜嫄哉足下謂疑而未決者則僕論歸寧非禮一條此係僕之創見宜足下之駭而未肯信也然僕據孔子春秋以駁左氏趙氏不爲無



據足下欲反吾說亦必證據于六經而後可與僕合要今但引僕所駁左氏一語則僕之所據者經足下之所據者傳以傳駁經已爲輕重失類而又無他事可援則足下爲不能舉其契矣且足下亦知左氏之傳有自相刺戾而不可從者乎左氏曰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又曰夫人歸寧曰如某則文姜之如齊得謂之歸寧而文姜之如莒亦得謂之歸寧邪其言前後反覆刺謬如此此僕所以據經以駁傳也足下又謂春秋之杞伯姬或依列國之告文如夏五傳疑之類內女之來何待于告且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傳固明言之矣郭公夏五之類不過數事若以此盡疑春秋則六經無全書可信足下言此尤誤僕聞古人立說彼此不妨異同然其要歸必折衷于六藝未聞率臆任心無所證據如前者云云也足下規僕僕藉是以規足下蓋友朋之道應爾非僕之不能商論下氣也幸思之

荅吳超士書

詩說昨送覽附一短札求足下指抉疎謬規我不及頃果辱書甚善但言顧寧人先生日知錄有辨朔方非晉陽韓城非同州極精當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昨請正者僕之書今稱說者顧之語無乃所對非所問邪揣足下意或以僕論宣王一條與顧不相合邪此間無日知錄及廿一史可攷然僕書具在試一一爲足下分別之僕謂周家防禦之失一壞于穆王再壞于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戎于太原則朔方之險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疎矣云云此以



六月采薇二詩參互爲說也采薇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文王之築城以禦戎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是文王之設戍兵以守朔方也六月六章不聞有是故曰計之疎侵鎬及方傳與箋俱不詳其地然采薇言往城于方下卽有城彼朔方之文則戎所侵之方卽文所築之朔方可知矣漢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因河以爲固則知隴西形勢莫險于朔方朔方旣城則河西北之戎不得不遠徙而他之大雅所謂行道允矣者城朔方之效也穆王不察遷之內地則朔方自此被兵而險不足恃矣故曰一壞于穆王宣王之北伐也不驅之遠去僅至遷戎之地而還我出則歸我歸則出遂至不可扞禦故曰再壞于宣王蓋僕之意

如此若太原非晉陽僕固以史證之所謂穆王遷戎于太原是也又其詩言焦獲言朔方言涇陽涇陽在平涼焦獲在涇陽北朔方在隴西之河南三者相去不遠其非晉陽之太原不辨而知矣僕作書時止于立論不暇詳及地名今覆意之未嘗與顧說牴牾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至大雅韓城云云王肅酈道元王應麟輩攷之辨之詳矣豈足下俱未之見而詫顧說爲新奇邪抑日知錄更有所攷邪僕不知足下何以云爾也足下博學好古又習聞前輩議論必有以規我所不足者幸詳示不宣

再與吳超士書

昨力疾作荅率其胸臆語多失倫且愧且懼以爲足下必督過之不謂又賜手書反辱推重是重僕之愧也又云胸無寸書舌



本木強安敢當兄旗鼓是足下之謙言也僕求援于足下非與足下爲敵何旗鼓之有且足下亦非不能軍者也僕終望足下啟之導之不願足下以虛文相霸縻也故終竭其區區之疑惟足下察焉足下據顧寧人日知錄論太原一條云太原者平涼也後魏所立原州是也其言固有所本今俗所刻孫氏毛詩亦載之矣然僕反覆思之終不能無疑焉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若顧所謂太原卽漢所謂涇陽也涇陽始見于詩漢取以名縣屬安定郡以涇水得名故涇陽臨涇爲鄰邑地里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斧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縣入渭斧頭山在百泉大雅所謂逝彼百泉者是也據雅言當在豳之竟內周自豳遷岐自岐遷豐自豐遷鎬相去不過百餘里則涇陽

固畿輔近地似非戎所錯居而史何以言穆王遷畎戎于太原也戎旣居太原矣則闌入窺邊當由涇陽而深入詩何以言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也若謂穆王所遷之太原非宣王所伐之太原則晉陽太原乃姜氏之戎非畎戎也春秋外傳宣王卽位不藉千畝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左傳亦云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杜預注謂千畝在介休縣南卽此其不得混畎戎于姜戎亦明矣若謂戎本不處太原則宣王北伐不應及是而止若詩所謂如鎬如方聽其驛騷而已也此僕之所以不能無疑也竊嘗歷攷諸說惟穀梁傳中國爲大原之說近之

大如字 以其說合之詩辭宜在焦獲之外故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獲言中國之地非戎所宜居也朱子集傳引用其語然以太原



上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三  
爲晉陽者誤也由焦獲而涇陽綿歷道里故曰侵曰及曰至言  
自遠而近也寰宇記謂焦獲藪在涇陽縣北十數里者亦誤也  
夫地不親歷而臆斷其遠近昔人所以多誤而僕復云然是又  
蹈昔人之誤者也然不敢言其疑願與足下共證之慎無謂僕  
跳盪好戰而閉壘增壁堅臥不出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三

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椿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